

中文核公期刊/CSCD

请通过网上投稿系统投稿 网址:http://www.aes.org.cn

磁性炭基菌球降解土壤阿特拉津性能的研究

魏书奇,李梓玮,吴志欢,毕馥漩,王思琪,孟庆娟

引用本文:

魏书奇,李梓玮,吴志欢,毕馥漩,王思琪,孟庆娟.磁性炭基菌球降解土壤阿特拉津性能的研究[J].农业环境科学学报,2024, 43(5):1067–1076.

在线阅读 View online: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23-0570

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

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

黄菖蒲对水中阿特拉津污染的去除贡献研究

王庆海,夏凡,李翠,却晓娥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. 2020, 39(11): 2613-2620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20-0543

玉米秸秆生物炭固定化Acinetobacter lwoffii DNS32性能研究

江群,杨帆,朱墨染,赵璐璐,闫立龙,张颖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.2017,36(2):382-386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16-1018

阿特拉津降解菌CS3的分离鉴定及其降解特性的研究

杨晓燕,李艳苓,魏环宇,朱昌雄,李峰,耿兵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.2018,37(6):1149-1158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17-1453

根际效应对狼尾草降解土壤中阿特拉津的强化作用

蔺中,杨杰文,蔡彬,钟来元,张倩,李进,李隆凡,陈小丽,甄珍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. 2017, 36(3): 531-538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16-1313

阿特拉津胁迫下外源磷对香蒲磷吸收和抗氧化酶系统的影响

武淑文,侯磊,洪子萌,范黎明,叶敏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.2021,40(4):844-851 https://doi.org/10.11654/jaes.2020-1075



关注微信公众号,获得更多资讯信息

魏书奇,李梓玮,吴志欢,等.磁性炭基菌球降解土壤阿特拉津性能的研究[J].农业环境科学学报,2024,43(5):1067-1076. WEI S Q, LI Z W, WU Z H, et al. Degradation of soil atrazine by magnetic biochar coupled with functional bacteria pellets[J]. *Journal of Agro-Environment Science*, 2024, 43(5): 1067-1076.



磁性炭基菌球降解土壤阿特拉津性能的研究

魏书奇,李梓玮,吴志欢,毕馥漩,王思琪,孟庆娟*

(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,哈尔滨 150010)

摘 要:本研究通过海藻酸钠包埋磁性生物炭与降解菌DNS32形成磁性炭基菌球(DMBC-P),并将其用于阿特拉津(ATZ)污染土 壤的修复,探讨其去除ATZ的效能及促进大豆幼苗生长的能力。研究表明,当海藻酸钠与氯化钙的浓度为2%时,DMBC-P对ATZ 的去除能力最强。在DMBC-P投加量为2%、温度为30℃、pH=7.3时,其对水体中ATZ的去除率可达到99.99%;并且在pH为3.3~ 7.3、温度为10~50℃以及ATZ浓度为30~140 mg·L⁻¹的环境中,DMBC-P对ATZ的去除性能仍然十分优异且其可以被有效回收。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,施用DMBC-P进行修复后,该处理下大豆幼苗的生理指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处理,叶绿素a、叶绿素b、类胡萝 卜素和总叶绿素含量分别提高79.14%、45.48%、67.87%和110.78%。研究表明,DMBC-P施用于污染土壤中能够实现ATZ的高效 去除和材料有效回收,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污染土壤修复材料。

关键词:阿特拉津;DNS32降解菌;磁性生物炭;固定化技术;土壤修复 中图分类号:X53 文献标志码:A 文章编号:1672-2043(2024)05-1067-10 doi:10.1165

doi:10.11654/jaes.2023-0570

Degradation of soil atrazine by magnetic biochar coupled with functional bacteria pellets

WEI Shuqi, LI Ziwei, WU Zhihuan, BI Fuxuan, WANG Siqi, MENG Qingjuan*

(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,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, Harbin 150010, China)

Abstract: In this study, magnetic biochar and DNS32 were embedded and immobilized with sodium alginate to form magnetic biological pellets(DMBC-P), which were used to remediate atrazine-contaminated soil. Furthermore, their ability to remove atrazine an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y alleviated atrazine stress on soybean seedlings were explored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MBC-P had the strongest atrazine removal ability when the sodium alginate and calcium chloride content was 2%. At a DMBC-P dosage of 2%, temperature of 30 °C, and pH of 7.3, the atrazine removal efficiency reached 99.99%. DMBC-P also exhibited excellent atrazine removal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H 3.3-7.3, temperatures of 10-50 °C, and atrazine concentrations of 30-140 mg L⁻¹, and it could be effectively recycled. Pot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soybean seedlings after DMBC-P remedi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under CK treatment, and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, chlorophyll b, carotenoid, and total chlorophyll were increased by 79.14%, 45.48%, 67.87%, and 110.87%, respectively. The results show that DMBC-P applied to contaminated soil can efficiently remove atrazine and effectively recover materials. It is a suitable contaminated soil remediation material with great research potential.

Keywords: atrazine; DNS32 degrading bacteria; magnetic biochar; immobilization technology; soil remediation

阿特拉津(ATZ),又称莠去津,是一种合成的三 嗪类除草剂,因具有效率高、毒性低、价格便宜、用途 广泛等优势而成为受欢迎的除草剂之一^[1-3]。ATZ具 有多种特性,例如高泄漏潜力、易被有机材料和黏土 吸收等,是一种危险的地表和地下水污染物⁴⁴。ATZ 的三氮苯结构稳定,不易被微生物降解,残留在土壤

收稿日期:2023-07-18 录用日期:2023-10-17

作者简介:魏书奇(1996一),男,黑龙江牡丹江人,博士,主要从事水土界面多过程调控与污染修复研究。E-mail:weishuqi0606@163.com

^{*}通信作者:孟庆娟 E-mail:mengqingjuan@neau.edu.cn

基金项目:黑龙江省土壤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项目

Project supported :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oil Protection and Remediation

深层的时间较长以及可持续从土壤深层释放到地下 水中,导致了ATZ在环境中的含量及留存时间持续 增加^[5]。此外,ATZ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,包括对 多种细胞成分中结构蛋白和运输蛋白等表达的影响、 DNA损伤、精子突变以及提高多种癌症的得病率(如 非霍奇金淋巴瘤、乳腺癌和前列腺癌)^[6]。

目前 ATZ 污染的修复方法主要包括化学修复技 术和生物修复技术[7-8]。化学修复技术一般通过添加 氧化剂到土壤中使之与污染物反应来将其降解。例 如,芬顿法是处理除草剂和农药污染土壤的高级氧化 方法之一,但其在实际修复土壤污染的过程中成本巨 大、操作复杂,而且可能会对土壤造成二次污染。生 物修复技术主要依靠微生物或植物自身的代谢过程 来达到修复污染土壤的目的,具有适用范围广、程序 相对简单、成本低、无二次污染等优点。其中,微生物 降解是修复ATZ污染的主要方法之一。许多研究者 已在环境中分离出可以降解ATZ的微生物,包括细 菌、真菌、放线菌以及藻类,其中以细菌为主¹⁹。不同 的细菌会通过不同的降解途径对ATZ进行降解。但 是,利用生物修复技术进行实际修复时,土壤环境的 复杂性和污染环境的恶劣性,即环境温度、pH值、营 养物质含量、有毒物质等因素,以及与土著微生物的 竞争,限制了微生物对污染物的修复效率。为解决上 述问题,利用微生物固定化技术将微生物固定在无机 材料(如活性炭和硅藻土)或高分子材料(如纤维素和 聚乙烯醇)等载体材料上,提供微生物适宜的生存条 件,并且保护微生物免受极端的物理或化学环境变化 的影响,使其具有较高的活性以降解污染物^[10]。其中 海藻酸钠是一种具有生物相容性且可生物降解的物 质,其能够将微生物包埋固定化形成微球。通过海藻 酸钠对细菌进行固定化后,细菌的生存能力和对极端 条件的抵抗力被提高,从而提升了细菌的活性。

磁性生物炭是一种稳定的碳基材料,具有高比表 面积和较多活性官能团,并且拥有十分优异的磁 性^[11]。此外,引入磁性生物炭不仅可以提高微球对 ATZ的吸附性能,还可以将复合微球与土壤进行有效 分离,从而避免材料对环境的二次污染,实现微球的 重复利用。因此,本研究目的为:(1)将 ATZ 降解菌 DNS32 与磁性生物炭结合,并通过海藻酸钠-氯化钙 对复合材料进行包埋固定化制备磁性炭基菌球;(2) 通过表征综合评价磁性炭基菌球化学特征和表面形 貌;(3)考察磁性炭基菌球对修复 ATZ 污染土壤的效 能、机制及其对土壤环境的影响;(4)探究磁性炭基菌 球缓解ATZ对大豆幼苗的胁迫。

1 材料与方法

1.1 供试土壤及菌株

本试验所使用的土壤采集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阿城区某处未污染农田(0~20 cm),土壤 pH 6.94,有 机质、有效磷、速效钾的含量分别为 13.89 g·kg⁻¹、 95.60 mg·kg⁻¹、5.26 mg·kg⁻¹。将收集到的土壤在室内 风干,然后去除杂质并过 20 目筛网。ATZ 污染土壤 是通过添加含有 ATZ 的丙酮溶液进行制备,样品混合 均匀后置于通风橱内使丙酮完全挥发,最终得到 22 mg·kg⁻¹的 ATZ 污染土壤¹⁹用于后续修复试验。

试验采用的菌株是 DNS32(Acinetobacter lwoffii), 来自实验室前期在受 ATZ 污染的土壤中筛选出的一 株降解菌。培养 DNS32 菌株所需的培养基为无机盐 培养基: $1.6 \text{ g} \cdot \text{L}^{-1} \text{ K}_2 \text{HPO}_4 \setminus 0.4 \text{ g} \cdot \text{L}^{-1} \text{ KH}_2 \text{PO}_4 \setminus 0.2 \text{ g} \cdot \text{L}^{-1}$ MgSO₄ $\setminus 0.1 \text{ g} \cdot \text{L}^{-1} \text{ NaCl} \setminus 3.0 \text{ g} \cdot \text{L}^{-1} \text{ C}_6 \text{H}_{12} \text{O}_6$ 和 100 mg $\cdot \text{L}^{-1}$ ATZ。

1.2 磁性生物炭耦合降解菌微球的制备

磁性炭基菌球的制备包括:(1)将Acinetobacter lwoffii DNS32 接种至无机盐培养基中,在30℃、150 r· min⁻¹的恒温摇床中振荡培养48h。在菌株生长至对 数期,即菌液在紫外分光光度计600 nm 处光密度为 0.9~1.0时获取菌悬液。然后将菌悬液置于高速离心 机中离心(12 000 r·min⁻¹, 3 min),倒掉上清液后获得 湿细胞,重复上述操作步骤多次,以获得足够量的湿 细胞,最后使用少量无菌水将湿细胞重新悬浮备用; (2)将过筛后的玉米秸秆粉(2 mm)置于管式炉内,在 N₂氛围下以10℃·min⁻¹的速率升温至500℃并热解2 h,经过酸洗、水洗、干燥和研磨过筛后得到生物炭 (BC)。然后,将9.44 g FeCl₃·6H₂O 和 3.44 g FeCl₂· 4H2O加入到400mL无氧水中形成混合溶液,边滴加 NH₃·H₂O(20 mL)边使用机械搅拌器搅拌1h,使其发 生共沉淀反应形成 Fe₃O₄。最后将 10 g BC 加入到上 述溶液并继续搅拌30min。对得到的颗粒进行水洗、 醇洗后放于80℃干燥箱内烘干,经研磨过筛后获得 磁性 BC(MBC);(3)将2.0g海藻酸钠(SA)加入到100 mL无菌水中,超声搅拌至完全溶解,溶液经过高温灭 菌后冷却至室温。然后将 2.0 g MBC 和 2.0 g DNS32 湿细胞与上述溶液混合均匀,用滴管将混合物滴入到 2%的CaCl₂溶液中,形成磁性炭基菌球(DMBC-P)。 将其置于4℃冰箱中钙化24h,再用0.9%的NaCl溶 液洗涤 DMBC-P 3 次,最后把 DMBC-P 浸泡于 NaCl 溶液中,并放置在4℃冰箱保存备用。

1.3 磁性炭基菌球修复农田ATZ污染土壤的试验1.3.1 不同处理对于ATZ的去除性能

设置对照(CK)、SA 微球(Pellet)、游离菌(DNS32)、 MBC、磁性生物炭负载 ATZ降解菌(MBC-P)和DMBC-P 6 个处理,每个处理重复3次。分别将1.2 mL DNS32(OD₆₀₀~9.0)和0.5 g Pellet、MBC、MBC - P、 DMBC-P加入到50 mL含有100 mg·L⁻¹ATZ的污染溶 液中,然后将其分别置于30 ℃、150 r·min⁻¹的恒温摇 床中振荡培养9 h,分别在0、3、6 h和9 h取样,测定样 品中ATZ的浓度。

1.3.2 磁性生物微球对ATZ的去除能力

①溶液初始pH对DMBC-P去除ATZ性能的影 响:用 0.1 mmol·L⁻¹ HCl 和 NaOH 溶液调节含有 100 mg·L⁻¹ ATZ的培养基的pH值,分别将pH调节至3.3、 4.3、5.3、6.3、7.3、8.3 和 9.3。然后将 1.2 mL DNS32 菌 悬液(OD₆₀₀≈9.0)、0.5 g MBC-P和0.5 g DMBC-P分别 加入到50 mL上述不同 pH的 ATZ 污染溶液中;②环 境温度对 DMBC-P 去除 ATZ 性能的影响:在不同温 度下(10、20、30、40 ℃和50 ℃),将1.2 mL DNS32 菌悬 液(OD600~9.0)、0.5 g MBC-P和0.5 g DMBC-P分别投 加到含有 50 mL 100 mg·L⁻¹ ATZ 的培养基中^[8];③溶 液初始ATZ浓度对DMBC-P去除ATZ性能的影响: 将 1.2 mL DNS32 菌悬液(OD₆₀₀≈9.0)、0.5 g MBC-P 和 0.5gDMBC-P分别投加到含有50mL不同ATZ浓度 (30、60、100、120 mg·L⁻¹及140 mg·L⁻¹)的培养基中; ④DMBC-P的投加量对其去除 ATZ 性能的影响:称取 不同质量的 DNS32 菌悬液(OD₆₀₀≈9.0)、MBC-P 和 DMBC-P(1%、2%、3%、4%和5%)分别投加到含有50 mL 100 mg·L⁻¹ ATZ 的培养基中。每个处理均进行3 组平行试验,将培养基置于30℃、150 r·min⁻¹的恒温 摇床中振荡培养,反应48h后的溶液过0.22 µm有机 系滤膜,测定溶液中ATZ的浓度并计算去除率。 1.3.3 不同体系对土壤中残留 ATZ 的修复效果

设置 CK、DNS32、MBC-P和 DMBC-P4个处理,每 个处理 3 组平行试验。分别将 1.2 mL DNS32(OD₆₀₀≈ 9.0)、0.5 g MBC-P和 0.5 g DMBC-P加入到 100 g 含有 22 mg·kg⁻¹ ATZ 的污染土壤中,并保持土壤最大持水 量为 60%(水的质量:干土质量),室温(25 ℃)下静置 培养 7 d,每隔 1 d取一次土样,测定其中 ATZ 的含量, 同时计算相应的表观速率常数(k_{obs}, d⁻¹),公式如下:

$$\ln \frac{C}{C_0} = -k_{obs}t$$

式中:C和C₀分别为土壤中ATZ的残余含量和初始含量;t为反应时间。

具体测定方法如下:将土壤样品风干、充分研磨 后过100目筛网。称取1.0g土壤样品于50mL离心 管中,向其加入10mL甲醇,盖紧盖子后用涡旋机涡 旋1min,将土壤和甲醇溶液充分混匀。然后将离心 管放入超声萃取仪中萃取2h。萃取结束后使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10min(5000r·min⁻¹)。将离心后的上清 液倒入10mL离心管,在50℃的条件下进行氮吹,将 溶液吹至剩余1mL时,使用三氯甲烷再次定容至10 mL。最后通过0.22 µm有机系滤膜过滤后,使用气相 色谱仪测定溶液中ATZ的浓度。

1.3.4 磁性炭基菌球的回收及循环使用性能

称取投加量为0.5%的DMBC-P,加入到50g22 mg·kg⁻¹的ATZ污染土壤中,再加入蒸馏水保持土壤 含水率为60%。经过4d的修复后,用磁铁将土壤中 的DMBC-P提取出来冲洗干净,再将其投加到另外相 同质量的污染土壤中,进行下一轮修复,试验参数与 第一轮一致。然后将每一轮修复后的土壤风干并研 磨过筛,测定土壤中残留的ATZ含量。共进行3轮循 环修复试验。将DMBC-P按照一定量加入到不同含 水率(0、60%、100%)的土壤中,搅拌均匀后,利用磁 铁进行回收,并记录回收状态和性能。

1.3.5 测定不同处理下大豆幼苗生理生化指标

将不同处理组种植15 d的大豆幼苗从土壤中分 离出来,用蒸馏水清洗植株茎和根上残留的土壤,冲洗 干净后将幼苗放于滤纸上沥干水分。每个处理选取 长势相似的植株,即刻用分析天平称量植株地上部和 地下部的鲜质量,用直尺测量植株的株高和根长。此 外,称取0.5g不同处理下于大豆幼苗相同位置取下的 叶片(避开大脉),剪碎放入研钵中,加入一定量的石英 砂、碳酸钙粉和3.0 mL乙醇,研磨成均浆,再加入10.0 mL乙醇,继续研磨至大豆叶片组织变白。静置5 min 后过滤,用乙醇定容至100 mL容量瓶中,摇匀。溶液 在663、645 nm和470 nm的波长下测定吸光度,计算 叶绿素a、叶绿素b、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^[11]。

1.4 磁性炭基菌球的表征

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(SEM)观察 DMBC-P的微 观形貌特征;利用傅里叶红外光谱(FT-IR)揭示不同 修复材料的官能团类型;利用X射线衍射仪(XRD)分 析不同修复材料的表面晶体结构。

1.5 数据处理

数据处理以及图表绘制均采用 Origin 2019b、

Photoshop 2019c和 Jade 6.0完成。使用 DPS 数据处理 系统,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比较后确 定不同处理之间的显著性差异。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材料表征分析

利用扫描电镜分析了 DMBC-P 的表面微观结构 和内部形貌。如图 1a 所示, DMBC-P 呈球状, 经过冷 冻干燥后其粒径约为2 mm, 具有较小的体积。从图 1b 中可以看出 DMBC-P 的表面十分粗糙, 且皱褶形 态分布密集, 这种结构能够提高 DMBC-P 的稳定性和 比表面积。此外, 图 1c 和图 1d 的剖面结构图显示 DMBC-P 具有大量的三维网状多孔结构, 这是 SA 特 有的结构, 同时也为 MBC 和 DNS32 去除 ATZ 以及物 质运输提供了良好的通道。

通过红外光谱表征了BC、MBC、MBC-P和 DMBC-P的官能团组成。如图2a所示,BC、MBC、 MBC-P和DMBC-P中均存在—OH、—COOH和C—O 官能团的振动峰^[12-14],分别位于3416、1628 cm⁻¹和 1096 cm⁻¹附近。随着Fe₃O₄和SA的引入和固定,3种 振动峰的振幅变大。另外,MBC-P和DMBC-P在 1420 cm⁻¹和1034 cm⁻¹附近的宽吸收带分别属于SA特 有的—C—O和C—O—C官能团^[15],这表明材料被成 功制备。除此之外,MBC在564 cm⁻¹处的振动峰与 Fe₃O₄纳米颗粒中的Fe—O官能团有关^[16],说明磁性纳 米颗粒被成功地引入到DMBC-P中。值得注意的是, 利用SA进行包埋固定化后,Fe—O官能团的振幅并



图 1 DMBC-P表面(a,b)和内部结构(c,d)的扫描电镜图 Figure 1 SEM images of DMBC-P surface(a,b) and internal structures(c,d)

没有减弱,说明DMBC-P的磁性没有受到影响。

利用X射线衍射仪分析了BC、MBC、MBC-P和 DMBC-P的晶体结构。如图2b所示,BC在20=26.6° (005)处出现一个明显的衍射峰,这种峰与具有代表 性的石墨结构有关^[17]。此外,MBC在20=30.09°、 35.42°、43.05°、56.94°和62.51°处产生的衍射峰与 Fe₃O₄的(220)、(311)、(400)、(511)以及(440)晶面相 匹配^[18]。同时,在MBC-P和DMBC-P中也发现了相 同的特征峰,说明Fe₃O₄被成功地负载到微球中,并且 这些特征峰的峰强并没有因为SA的包埋固定化而减 弱,表明Fe₃O₄的性质没有受到SA的影响。

2.2 不同体系对水体中ATZ的去除效果

图 3 表明,经过 9 h 的修复,CK 和 Pellet 处理对 ATZ 的去除率仅为 6.31% 和 8.30%,可能的原因是 ATZ 的水溶性较低,在振荡培养过程中有一定的析 出,因此该结果并非是 Pellet 本身对 ATZ 的去除率。 此外,DNS32 处理在 9 h 后对 ATZ 的去除率仅为 37.36%,这是因为 DNS32 虽然以 ATZ 作为氮源进行 生长,但较高浓度的 ATZ 对微生物仍具有一定毒性, 因此降低了 DNS32 的活性,导致其降解 ATZ 的性能



图2 BC、MBC、MBC-P和DMBC-P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(a) 和X-射线衍射光谱(b)



较低。MBC对ATZ的去除率基本保持在36.95%,其 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孔隙结构对ATZ进行吸附,而经过 SA 包埋后(MBC-P), MBC 与 ATZ 的接触面积减小, 导致其对 ATZ 的吸附能力减弱, 去除率降低至 28.63%。DMBC-P是将降解菌 DNS32 与 MBC 相结 合,通过SA将其包埋固定化后再对ATZ进行去除。 从结果可以看出,在9h后,DMBC-P对ATZ的去除率 达到了97.19%,能够高效去除水体中100 mg·L⁻¹的 ATZ。这是由于MBC的加入以及SA的包埋不仅能够 保护DNS32免受环境中ATZ的胁迫,而且MBC还可 以为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能源物质(碳、氮等),进而促 进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,使DMBC-P先将水体中游离 的ATZ吸附到微球中,再利用降解菌DNS32对被吸 附的ATZ进行逐步降解,达到先吸附、后降解的效果。 因此,与其他材料相比,DMBC-P可作为一种更加有 效去除ATZ的修复材料。



图 3 不同体系对 ATZ 的去除效果 Figure 3 Removal effects of different systems on atrazine

2.3 磁性炭基菌球对ATZ的去除能力

图 4a 展示了不同 pH 值对 DNS32、MBC-P 和 DMBC-P去除 ATZ 能力的影响。从图中可以发现,在 酸性条件下(pH为 3.3~5.3), DNS32 和 MBC-P对 ATZ 的去除率最高分别达到 60.49% 和 11.10%; 在偏中性 条件下(pH为 6.3、7.3), 最佳去除率可以分别达到 95.00% 和 20.53%; 而在碱性条件下(pH为 8.3、9.3), DNS32 和 MBC-P对 ATZ 的去除率最高可以达到 60.31% 和 10.02%。以上说明酸性和碱性环境会抑制 DNS32 和 MBC-P 去除 ATZ 的能力。研究表明 DNS32 降解菌是一株中性偏碱的菌株, 酸性和碱性条件会抑 制其活性,导致去除率降低。相比之下, DMBC-P 在 酸性、偏中性及碱性条件下对 ATZ 均具有良好的去除 能力, 最高可分别达到 90.44%、99.99% 及 93.25%。

主要的原因是DNS32经过包埋固定化后所形成的海 藻酸钙可以保护细菌免受酸性和碱性环境的影响,从 而保持了细菌原有的活性¹¹⁹¹。

温度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微生物活性的重要环境 因素之一。从图 4b 中可以看出,随着温度的升高, DNS32、MBC-P和 DMBC-P对 ATZ 的去除率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。以 DNS32 最适宜生长的温度 $(30 \,^{\circ}C)$ 作为参照,在相对低温 $(10,20 \,^{\circ}C)$ 和相对高温 $(40,50 \,^{\circ}C)$ 的条件下,DNS32对 ATZ 的去除率分别为 35.27%、58.30%、32.47%和27.05%,而经过 SA 包埋固 定化后,DMBC-P对 ATZ 的去除率可提升至 52.88%、 78.52%、71.14%和37.18%。由此可见,SA 作为微生 物固定化载体,能够有效提高细菌的生存能力和在极 端条件下的抵抗力,从而增强对污染物的去除能 力^[20]。

如图 4c 所示,当 ATZ 初始浓度≤100 mg·L⁻¹时, DNS32 的活性良好,对 ATZ 的去除效果优异,能够达 到 95.00% 以上,而当初始浓度提升至 140 mg·L⁻¹时, DNS32 对 ATZ 的去除率仅为 50.29%,表明高浓度的 ATZ 会影响游离 DNS32 的生长繁殖,从而导致其对 ATZ 去除能力的减弱。相比之下,DMBC-P无论对低 浓度或高浓度的 ATZ 都具有良好的去除能力,去除率 始终保持在 95.03%~99.99%,说明 SA 的包埋固定化 能够有效避免游离菌与有毒有害物质的直接接触,进 而保持了菌株自身的活性,提高其对污染物去除的能 力^[21]。此外,MBC-P对 ATZ 的去除率随着污染物浓 度的增加而提高,在 ATZ 140 mg·L⁻¹的时候去除率基 本保持在 22.68% 不再提升,这是由于 MBC-P本身的 吸附位点有限,因此对于溶液中 ATZ 的捕获也具有一 定的限制。

材料投加量会影响其对污染物的去除能力,图 4d表明,投加量为1%时,DMBC-P对ATZ的去除率 为74.17%,随着投加量提升至2%,DMBC-P对ATZ 的去除率增加至99.99%,而投加量再次提升至3%~ 5%后,去除率不再进一步变化,始终保持在99.99%。 以上结果说明,尽管在较低的投加量下,DMBC-P仍 然对ATZ具有十分优异的去除能力。

2.4 不同体系对土壤 ATZ 的去除效果

本研究比较了 CK、DNS32、MBC-P和 DMBC-P对 土壤中 ATZ 的去除能力,结果如图 5a 所示。由于环 境条件的影响,例如土著微生物的降解、光照的光解、 土壤水分的水解以及氧化还原反应等,土壤中的 ATZ 发生了自降解过程,所以在培养7 d之后,CK 处理对



Figure 4 Effects of solution pH, temperature,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and dosage on atrazine removal ability of DMBC-P

ATZ的去除率约为21.00%。此外,与CK相比,MBC-P对ATZ的去除率提高到49.00%左右,其原因是 MBC与ATZ之间能够产生孔径填充、氢键、π-π堆积 等相互作用^[22],从而进一步提升对ATZ的去除率。 DMBC-P在各处理组中降解ATZ的速率最快,同时 DMBC-P回收后并未检测到ATZ,因此在4d就实现 了土壤中ATZ的完全降解。不仅如此,DMBC-P对于 ATZ的去除率明显高于DNS32,这可能是由于实际环 境中的各种因素对外源施加微生物产生了不利影响, 比如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机污染物、土著微生物





Figure 5 Removal effects of atrazine in soil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(a) and first-order apparent kinetic fitting of atrazine removal from soil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(b)

和恶劣的环境条件等,从而导致微生物的生存能力、 适应能力和污染物降解效率下降^[23]。此外,本研究还 通过计算 kobs比较了不同处理组之间的去除速率。如 图 5b 所示,DMBC-P处理的 kobs为1.267 6 d⁻¹,显著高 于 DNS32(kobs=1.206 0 d⁻¹)、MBC-P(kobs=1.080 2 d⁻¹) 和 CK(kobs=1.024 1 d⁻¹),这表明 DMBC-P 对土壤中的 ATZ 不仅具有较高的去除率,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去除 速率。总的来说,在 3 个修复处理组中,DMBC-P 对 土壤中 ATZ 的去除能力最好、速率最高。根据以上结 果,本研究最终选择了 4 d 作为修复周期以进行后续 试验。

2.5 磁性炭基菌球在土壤中的重复再利用能力

为了探究 DMBC-P在污染土壤中的重复再利用 能力,本研究在 ATZ 污染土壤中对 DMBC-P进行了 循环再生试验,结果如图 6a 所示。经过 3 轮的循环修 复,DMBC-P仍然保持着优异的修复能力,对土壤中 22 mg·kg⁻¹ATZ 的去除率仍能够保持在 99.99%。此 外,在本研究的含水率(60%)以及环境中的极端条件 (0和 100%)下对 DMBC-P的回收性能进行测试,结 果见图 6b,可以发现,在 3 种含水率的土壤中均匀分 布着 DMBC-P,利用外加磁铁在土壤上方对 DMBC-P 进行提取,能够将土壤内的微球全部回收。以上结果 表明,DMBC-P具有优异的循环使用性能,并且在极 端干燥或淹水的条件下也能够很好地从土壤中提取 出 DMBC-P。因此,DMBC-P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回收 再利用特性的高性能生物修复剂,用于实际的 ATZ 污 染土壤修复。

2.6 磁性炭基菌球缓解 ATZ 对大豆幼苗的胁迫

残留的ATZ会影响大豆幼苗的生理指标,因此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处理下,植株生长15d后的株高、根长和鲜质量,并且同时与无污染土壤对照处理(US)进行比较,结果如图7所示。与CK处理相比,DMBC-P处理使大豆幼苗地上部的株高增加了3.41 cm,地下部的根长增加了1.02 cm,表明DMBC-P能够有效缓解ATZ对大豆生长的胁迫作用,从而促进植物生长。而DNS32处理使株高和根长仅分别提高了1.16 cm和0.29 cm。此外,与US处理相比,CK处理中大豆幼苗茎和根部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,从图7b可以看出US处理的植株茎和根的鲜质量分别为2.51 g·株⁻¹和0.82 g·株⁻¹,而CK处理的植株茎和根的鲜质量分别降低至2.39 g·株⁻¹和0.76 g·株⁻¹。与DNS32和MBC-P处理相比,DMBC-P处理中大豆幼苗茎和根的鲜质量最



图6 DMBC-P在土壤中的循环再生能力(a)和回收性能(b) Figure 6 Recycling capacity(a) and recovery performance(b) of DMBC-P in soil

高,分别达到2.50g·株一和0.73g·株一。

此外,各种外界环境因素(非生物胁迫)会通过改 变植物光合色素的含量,从而影响植物的正常功能, 导致植物的生产力严重降低^[24]。因此,本研究通过分 析不同处理下植株光合色素的含量来评价大豆幼苗 的生长,结果如图8所示。在US处理下,大豆幼苗的 叶绿素 a、叶绿素 b、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分别 为 21.57、11.30、32.87 mg·g⁻¹和 1.92 mg·g⁻¹。而在 ATZ的胁迫下,CK处理中4种光合色素的含量显著 降低,分别降低至 15.82、7.96、23.78 mg·g⁻¹和 1.02 mg·g⁻¹。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ATZ破坏了植物的叶 绿体和线粒体结构,限制了光合色素的合成。此外,

www.aes.org.cn

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3卷第5期

与CK处理相比,DNS32和MBC-P处理均不同程度地 提高了大豆幼苗的光合色素含量,而DMBC-P处理对 光合色素的促进作用最强,使光合色素含量分别提高 79.14%、45.48%、67.87%和110.78%。结果表明, DMBC-P的修复可以有效缓解ATZ对大豆幼苗的胁 迫作用,进而促进大豆幼苗的生长。

本研究通过测定植株超氧化物歧化酶(SOD)、过 氧化物酶(POD)和过氧化氢酶(CAT)的活性,进一步 评价了 ATZ 胁迫对大豆幼苗的影响。从图 9a 可以看 出,与US处理相比,CK处理中植株的SOD活性从 368.90 U·g⁻¹增加到423.02 U·g⁻¹,说明ATZ对植物具 有很大的胁迫作用,植物通过激活抗氧化防御系统提 高抗氧化酶活性来清除高浓度的活性氧(ROS),从而 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。SOD、POD和CAT是植株体内 主要的H₂O₂清除剂,能够催化ROS并将其转化为 H₂O₂和O₂,以此缓解污染物的毒害作用^[25-26]。如图9b 和图9c所示,在CK处理中,植株POD和CAT的活性 分别从US处理的110.53 U·g⁻¹·min⁻¹和52.37 U·g⁻¹·









Figure 7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plant height, root length and fresh weight



图8 不同处理下大豆幼苗叶片中叶绿素a、叶绿素b、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

Figure 8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, chlorophyll b, total chlorophyl and carotenoid in soybean seedling leave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





2024年5月

图 9 不同处理对大豆幼苗超氧化物歧化酶、过氧化物酶和过 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

Figure 9 SOD, POD, and CAT activities of soybean seedling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

min⁻¹增至119.80 U·g⁻¹·min⁻¹和64.72 U·g⁻¹·min⁻¹。此 外,与CK处理相比,3种修复材料均不同程度地降低 了SOD、POD和CAT的活性,这是由于随着土壤中 ATZ残留量降低,其对植物的胁迫能力下降,从而降 低了3种抗氧化酶的活性。其中,DMBC-P处理显著 降低了3种抗氧化酶的活性,SOD、POD、CAT活性分 别较CK处理降低了79.45%、27.42%和65.71%。结 果表明,DMBC-P处理可以通过高效修复ATZ污染来 减轻ATZ的毒性,进而降低大豆幼苗的氧化损伤。

3 结论

(1)扫描电子显微镜、傅里叶红外光谱、X射线衍

射仪表征分析表明,MBC被成功地引入到生物菌球中,并且DMBC-P的磁性没有因为SA的包埋而受到影响。批量试验表明,在DMBC-P的投加量为2%、温度为30℃、pH=7.3时,其对水体中100 mg·L⁻¹ATZ的去除率可以达到99.99%。DMBC-P为DNS32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来抵御外界环境的胁迫,在酸性、较宽的温度范围以及较高的ATZ浓度(140 mg·L⁻¹)条件下,其对ATZ具有十分优异的去除能力。

(2)土壤修复试验表明,DMBC-P首先通过孔隙 填充、氢键和π-π堆积作用吸附土壤中游离的ATZ, 然后利用DNS32降解菌通过一系列水解酶进一步降 解被吸附的ATZ。同时,在极端含水率条件(0和 100%)下,利用外加磁铁在土壤上方对DMBC-P进行 提取,能够将土壤内的菌球完全回收,说明DMBC-P 可作为一种具有高回收再利用特性的生物修复剂用 于实际ATZ污染土壤的修复。

(3)盆栽试验结果表明,DMBC-P能够有效缓解 土壤中ATZ对大豆幼苗的胁迫作用,不仅能够提高大 豆幼苗中叶绿素a、叶绿素b、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 含量,还能降低植株抗氧化酶的活性,进而促进植株 生长。

参考文献:

- 李娜. 阿特拉津在沉水植物根际的降解及其微生物多样性特征
 [D]. 武汉:华中农业大学, 2017. LI N. The degradation of atrazine and microbial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rocess in submerged plant rhizosphere[D]. Wuhan: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, 2017.
- [2] LUO S, REN L, WU W, et al. Impacts of earthworm casts on atrazine catabolism and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laterite soil[J]. *Journal* of Hazardous Materials, 2022, 425:127778.
- [3] 卫婷,黄枫城,李慧君,等.不同原材料生物炭对农田土壤阿特拉津 去除性能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[J].南方农业学报,2022,53
 (9):2457-2467. WEI T, HUANG F C, LI H J, et al. Effects of biochar from different raw materials on atrazine removal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farmland soil[J].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, 2022, 53(9):2457-2467.
- [4] 赵鹏程.改性生物炭对阿特拉津的吸附性能研究[D]. 沈阳:沈阳农 业大学, 2022. ZHAO P C. The adsorption performance of atrazine on modified biochars[D]. Shenyang: Sheny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, 2022.
- [5] 宋文慧. 微塑料对土壤中莠去津吸附-解吸行为及生物富集的影响 [D]. 泰安:山东农业大学, 2022. SONG W H.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on the adsorption-desorption behavior and bioaccumulation of atrazine in soil[D]. Tai'an: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, 2022.
- [6] 罗军. 方铁锰矿型 BioMn₂O₃吸附重金属和降解阿特拉津的机制研 究[D]. 株洲:湖南工业大学, 2022. LUO J.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adsorbing heavy metals and degrading atrazine by bixbyte BioMn₂O₃

www.aes.org.cn

1076

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3卷第5期

[D]. Zhuzhou: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2022.

- [7] BALDISSARELLI D, VARGAS G, KORF E, et al. Remediation of soils contaminated by pesticides using physicochemical processes: a brief review[J]. *Planta Daninha*, 2019, 37:123458.
- [8] 丁丽娜. 生物炭负载微生物对阿特拉津的去除效果及去除机理研究[D]. 苏州:苏州科技大学, 2022. DING L N. Remov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trazine by biochar loaded microorganisms[D]. Suzhou: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2022.
- [9] 曹博. 基于阿特拉津降解菌构建功能菌剂及其原位修复污染土壤 研究[D]. 哈尔滨:东北农业大学, 2017. CAO B.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microbial inoculum based on atrazine degrading bacteria and *in-situ*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oil[D]. Harbin: Northeast Agriculture University, 2017.
- [10] 倪芳芳.海藻酸钠-明胶水凝胶珠对植物乳杆菌和姜黄素的共包 埋机制研究[D]. 杭州:浙江工商大学, 2022. NI F F. Study on the co-encapsulation of *Lactobacillus plantarum* and curcumin by alginate-gelatin hydrogel beads[D]. Hangzhou: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, 2022.
- [11] 陈玉坤. 新型功能生物有机肥的制备及其缓解黑土中残留阿特拉 津对大豆幼苗胁迫的机制[D]. 哈尔滨:东北农业大学, 2020. CHEN Y K. Preparation of a novel functional bio-organic fertilizer and its alleviation mechanism of atrazine stress on soybean seedlings in black soil[D]. Harbin: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, 2020.
- [12] WANG L, LI Z T, WANG Y, et al.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s for remediation of Cd (II) and As (III) co-contamination by magnetic biochar-microbe biochemical composite: competition and synergy effects[J].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, 2021, 750:141672.
- [13] QU J H, MENG Q J, LIN X F, et al. Microwave-assisted synthesis of β - cyclodextrin functionalized celluloses for enhanced removal of Pb(II) from water: adsorptive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[J].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, 2021, 752:141854.
- [14] QU J H, LIN X F, LIU Z Y, et al. One-pot synthesis of Ca-based magnetic hydrochar derived from consecutive hydrothermal and pyrolysis processing of bamboo for high-performance scavenging of Pb (II) and tetracycline from water[J]. *Bioresource Technology*, 2022, 343: 126046.
- [15] KUMARI S, MAHAPATRA S, DAS S. Ca-alginate as a support matrix for Pb(II) biosorption with immobilized biofilm associated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of *Pseudomonas aeruginosa* N6P6[J]. *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*, 2017, 328:556-566.
- [16] LIU J, ZHOU J, WU Z H, et al. Concurrent elimination and stepwise recovery of Pb(II) and bisphenol A from water using β -cyclodextrin modified magnetic cellulose: adsorption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

investigation[J].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, 2022, 432:128758.

- [17] 熊青月, 韩志勇, 吴杰, 等. 改性花生壳生物炭对四环素的吸附性能研究[J]. 化学与生物工程, 2023, 40(3):49-57. XIONG Q Y, HAN Z Y, WU J, et al. Adsorption of tetracycline by modified peanut shell biochar to tetracycline[J]. *Chemistry & Bioengineering*, 2023, 40 (3):49-57.
- [18] QU J H, LIU Y, MENG J, et al. Pinecone-derived magnetic porous hydrochar co-activated by KHCO₃ and K₂FeO₄ for Cr (<u>N</u>) and anthracene removal from water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22, 306: 119457.
- [19] 王浩楠. 固定化降酚菌复合微球的制备及其降酚性能研究[D]. 西 安:陕西科技大学, 2022. WANG H N. Preparation of immobilized phenol-reducing bacteria composite microspheres and study on their phenol degradation properties[D]. Xi'an: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2022.
- [20] PETRAITYTE S, ŠIPAILIENE A. Enhancing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alginate capsules containing lactic acid bacteria by using different divalent cross-linkers sources[J]. LWT-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2019, 110:307-315.
- [21] LI X, DAI L H, ZHANG C, et al. Enhanced biological stabiliz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 using immobilized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beads with inner cohesive nutrient[J]. *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*, 2017, 324:340-347.
- [22] QY J H, YUAN Y H, MENG Q J, et al. Simultaneously enhanced removal and stepwise recovery of atrazine and Pb(II) from water using β-cyclodextrin functionalized cellulose: characterization, adsorptive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[J].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, 2020, 400: 123142.
- [23] BANERJEE S, MISRA A, CHAUDHURY S, et al. A Bacillus strain TCL isolated from Jharia coalmine with remarkable stress responses, chromium reduction capability and bioremediation potential[J].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, 2019, 367:215-223.
- [24] BARAGANO D, FORJANA R, ALVAREZ N, et al. Zero valent iron nanoparticles and organic fertilizer assisted phytoremediation in a mining soil: arsenic and mercury accumulation and effects on the antioxidative system of *Medicago sativa* L.[J]. *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*, 2022, 433: 128748.
- [25] JIANG L, YANG Y, JIA L X, et al. Biological responses of wheat (*Triticum aestivum*) plants to the herbicide simetryne in soils[J]. *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*, 2016, 127:87–94.
- [26] ZHANG J J, LU Y C, ZHANG J J, et al. Accumulation and toxicological response of atrazine in rice crops[J]. *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*, 2014, 102:105–112.

(责任编辑:李丹)